

达拉特快讯

响沙

XIANG SHA

2021年9月2日 星期四

3版

跑圈秧歌

□张玉福



的记载,清代吴锡麟的《新年杂咏抄》中明文记载了现存秧歌与宋代“村田乐”的源流关系。秧歌是中国北方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极具群众性和代表性的民间舞蹈的统称,不同地区有不同称谓和风格样式。在民间,对秧歌的称谓分为两种:踩鼓表演的称为“高跷秧歌”,不踩鼓表演的称为“地秧歌”,就是直接在地面上表演。

我就是新和人,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见到过一群小伙子围着男女抹着红脸蛋或白脸蛋,手持绢扇走进院门,在阵阵锣鼓声中一会儿唱,一会儿跳,二八小子嘴里还念念有词道:“好过年,好过年,尝尝你家油蛋甜不甜……”也常听到大人们说:“二八小子过大年,又吃好的又挣钱了。幼时不解其意,直至大了以后才知晓,原来是村里的“跑圈子秧歌”走村串户拜年,“二八小子”是秧歌队伍里最活跃最滑稽的一个丑角。

这些朦朦胧胧的记忆自然是“文革”以前的事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村里的“跑圈子秧歌”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被迫停办,道具被毁,老人解散。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新和村的“跑圈子秧歌”才“重打锣鼓重新唱戏”,由高全孝任队长重新组建起来。那也是我20岁,我也参与了村子里秧歌队的演出。

每年进了腊月门,位于喇嘛营子的大队部大院就响起了热烈欢快的锣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锣鼓声敲得整个大院的墙面都震了,敲得全大院的老少乡亲们,大娘小媳妇们心痒痒,脚痒痒的坐不住了。

花是在逃窜中形成的舞蹈,“拉花”即“拉荒”的谐音;还说,拉花舞蹈中的女角色叫“拉花”而取名拉花等等。后人认为,古代女人多矜持,走出需男人搀扶,而女性雅称“花”,这时形成的民间舞蹈称之为“拉花”。

拉花虽属秧歌范畴,但她又有显著自身特点。她以“抖肩”“翻腕”“扭臂”“吸腿”“摆脚”等动作为主要舞蹈语汇,形成刚柔并济、灵动含蓄的独特艺术风格。她舞姿健美、舒展大方、屈伸大方、抑扬舞姿、擅于表现悲壮、眷恋、爱情、行进的情绪。

拉花队员一手持扇,一手持彩巾,舞姿清静多趣,变化多端,有时还让观众生趣。拉花的步小而颤动,表演婀娜柔软。在我的记忆中,拉花队中表演的最地道、最出色当属肖五小。

听了年轻的人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达拉特一带秧歌充满了敬神、驱邪的色彩。这种“敬”和“驱”不是简单的羔羊式的虔诚和顺从,而是力求站在和神同一高度或比她更高的层面上,力求达到人神互敬互爱并能惧怕的程度。那个时候女性一般不参加秧歌活动,秧歌队中没有女生,凡女的都是男扮扮的,即男扮女装,直至改革开放后秧歌队中才有了女性演员。

秧歌秧歌这一活动形式,一般在旺火的照耀下进行一切仪式,在旺火、鞭炮、秧歌这些雄健、泼辣的动作,再加上秧歌的豪迈威猛,去体现她高一尺高一丈,显示出人的威武和雄健,以达敬神、驱邪,力保一方平安的目的。

跑圈子秧歌既有集体舞,也有双人舞、三人舞等多种表演形式,根据舞蹈的需要手持相应的手绢、伞、棒、鼓、霸王鞭等道具,在锣鼓、大鼓等打击乐器的伴奏下尽情舞蹈。舞姿、动作和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威武雄浑,有的柔美俏丽,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秧歌队进村的时候,往往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先要“耍大场”,舞队进入广场,以“慢走步”舞队,把“疯公子”如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秧歌队中,最前面打头的是秧歌的指挥,手拿大扇子的“疯公子”是秧歌队的领队,他手下的“疯公子”就是指挥棒,变换队形,扭什么样式都要看他的手势,听他的口令。人们扮成历史

故事、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边走边舞,随着鼓声节奏,变换各种队形,舞姿丰富多彩,深受村民的欢迎。

“疯公子”是一个最难扮演的角色,他不仅要有很强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还必须具备即兴编出幽默押韵又讨人喜欢的话儿。周耀明就是一位很出色的“疯公子”,他身高个大,声音洪亮,当秧歌队围着他开始跑圈场时,他披着斗篷,手拿大扇子,把那长长的长一甩,开唱道:“过罢大年头一天,我给乡亲们拜年,这一班子秧歌没忘唱,拉花的队伍来表演。”如在正月十五的灯游会上会唱:“叫一声三官爷你坐正,一班秧歌队来敬神,下段秧歌我不唱,脚踏的拉花有精神……”然后他们就正式开始表演,脚步轻快,肩膀端正,一手甩动,身子扭动,眼神入戏,是一个动作一个神态能看周围观众如何。

“跑圈子秧歌”表演基本上不受空间限制,条件的约束。活动除了有“大场子”“小场子”“过街场”几种形式外,在元宵节夜晚,秧歌队还自由地围绕着“旺火堆”起舞,称“旺火”。意在驱邪避灾,祈求五谷丰登。此时围观的群众一拥而上,争相围观,秧歌队便进入队伍参加表演,被称为“闯台”,通过这种舞蹈形式,还能依稀看到远古先民们驱魔火起舞,乞求神灵降吉祥的影子的

各乡村的人们还围着秧歌队到各家各户进门院落拜舞,主人在院中摆设香茶、茶水、糖果等礼品恭恭敬敬,热情招待。秧歌队便在院中翩翩起舞,飘然祭拜,主人躬身答礼,谓“入户拜年”。元宵节期间各乡镇有时还会聚集在镇政府所在地进行“对赛”“对耍”,场面更为壮观……

据村里的老人说,在我的家乡新和村,从解放初期改革开放初,称为出色秧歌艺人有高老虎、高三兰、肖四小、肖五小、高宝全、高二娃、周耀明、高银柱、王永高、王八十一、李生春、高亮亮、刘永祥、高宝全、高二娃、高三娃等三十人。

如今,新和村传统的“跑圈子秧歌”不仅没有受到部分秧歌艺人先后故去的不良影响和负面影响,互联网及手机网络普及的冲击,仍有年轻一代子继承父业,祖业相传,出现了高军、肖军等一批新生力量,更令人欣慰的是,经过100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完善,它索性成了当地父老乡亲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食粮,因此,这种有着鲜明地方色彩和民俗生活气息的传统舞蹈,每逢春节和喜庆节日,仍在城乡盛演不衰。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王爱召镇的新和村。

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常记得一跨进正月,就能听到铿锵的锣鼓声从老远传来,似千军万马阔步前行,一副虎狼之势;又似天上众仙齐奏鼓乐,一阵天籁之音……

是什么动静如此振奋人心?循声望去——新和村的跑圈子秧歌扭得正欢。你瞧,七八个彪形的大汉子打着红帮牛皮鼓,拍着大铜镗,敲着小铜锣,敲打着正起劲;王永高领头的一群跑鼓队(男)和肖五小领头的一群秧队(男扮女装在前,女生在后)踏着鼓点,一个个生龙活虎,活灵活现。已一把年纪的高老虎、田骡、高三不信、高三兰、高银柱、肖四小、王八十一等扮演的“老大爷”“老大娘”们也不甘示弱,与年轻小伙姑娘相媲美,扭着、扭着、跳着;伶俐可爱的女朋友奔跳着,微笑着,长长的红丝绢带在空中一条一条龙一样飞舞,一会儿朝前冲去,一会儿拔地而起,会从天忽降……

走近听,随着“咚咚咚、咚咚咚”的鼓点你扭我扭去,乐队的汉子们忘乎所以,恨不得把那个红帮鼓敲碎,恨不得把那个小铜镗拍烂,一心想把那个铜锣打个窟窿……闭上眼,静心地听;时而粗犷奔放,能使河流为之激扬澎湃;时而稳重柔美,能使无数人为之心醉;时而婉转细腻,能使大地为之颤动。

走近看,一群男女老少扭起来了。排是排,行是行。一会儿排成“龙摆尾”,一会儿好像“虎豹尾”;一会儿犹如“梅花盛开”;一会儿胜似“白菜卷心”……红与绿的扇子在空中“姑娘”们手中飞起来,转起来,红与绿的绸带飘起来,观者不仅是眼花缭乱,而且是眼睛跟着扇子落,不知道最后的眼神落在何方。霸王鞭在后生手中挥来舞起来,挥起时,似要直穿云霄;舞起时,犹如飞轮转动,手、脚、头,全部是活的,真是眼光不知道放在哪里好,看在哪里哪里都是恰到好处的。

扮演“疯公子”的周耀明一声明唱:“锣鼓一响我上来了,再把这秧歌往下安排,下一个节目叫吹箫,两支羊角划上安排,……”“咚咚”响着,两只花巧的旱船上场了,像在水中一样,轻飘飘地游来游去。坐在船舱里俏俏的姑娘唱道:“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九十九道湾里几十条船,……”清脆的唱曲惹得人心里暖融融的,你瞧那小孩子,聚在

父亲或者爷爷的肩膀上,笑着,拍着手;你看那些大人,或蹲或站相互拍打着,议论着,一阵阵捧腹大笑……

忽然,两只威风凛凛的雄狮不知从何方而出,摇着脑袋,摆着身子,张着血盆大口,或平空后仰翻浪,或高台俯后倒,或单脚绕圈,或双狮争戏,或抬腿躲闪,或奋起、迎击、施礼、惊险、酣舞、道谢,将威武之狮的喜、怒、哀、乐之状舞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一时间,场内场外只有一只眼睛齐聚在威武的狮子身边,整个场子屏声静气,凝结一般。一个转身,狮子落地,场内场外齐声欢腾,掌声、喝彩声震落着天空,老太太的两颗门牙差点飞出去呢。歪着脖颈双手慌忙扭住。

一会儿,一条龙从天而降一般。锣鼓声起,龙首时低时昂,或腾、或闪、或翻,犹如波浪一般连起起伏,忽上忽下忽低。舞者奋力地挥舞,敏捷地穿梭,迅速地奔跑,一会儿倾倒在西,一会儿又倾倒在东,一会儿猛然飞速前进,一会儿又腾飞高空。龙身甩动发出的咣咣咣咣声,腰间的铃声、鼓声、呼喊声与激烈的掌声交织混合,响彻云霄。

随即,一系列小节目开演了。两个孩子扮着“大头宝宝”,扭扭摆摆,可爱至极;——头骑驴背上的姑娘不时做个鬼脸,让你发笑;一首首歌曲、一出出小戏、一个个滑稽小品……男女老少目不暇接,特别是小伙子扮演的“老板”,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让你看多少遍也不相信“她”是一个男的。有一年正月,新和村跑圈子秧歌去伊克昭盟盟公署演出,演出结束后有几个获胜人好奇地围着秧歌队,左端详右端详看个没完,说甚也不相信“她”是一个男的,甚至要和秧歌队长打赌,直至卸了妆,秧歌队员们给解释了大半天才不信半信半疑离开。一个时期以来,“老板”的扮演者孙汝林简直成了“新和秧歌”的代名词,“她”的表演自然也就成了“新和秧歌”的戏中戏、闹头戏。

这是新和村传承百有的跑圈子秧歌。

我的家乡新和村属达拉特旗王爱召镇管辖,这个村由喇嘛营子、店圪梁、船营子、大树圪梁、老台湾、二偏营子七个地方组成。在这个村有一支最早由店圪梁的肖姓与喇嘛营子的高姓两大家族组织创办的“跑圈子秧歌”,在达拉特一带颇负盛名。据当地老年人说,“跑圈子秧歌”在新和村传承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秧歌历史悠久,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介绍的民间舞队中就有“村田乐”

□王星彪

西北地区的元素以凛冽著称,而在夏天,在达拉特旗白泥井镇,风拂过万千花海,卷挟着淡淡花香,用浪漫,席卷了我一整个心房。

周末,我驱车前往了心驰已久的百合园。之前,我就在短视频平台注意到了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乡村振兴旅游基地。想起视频里多到快溢出屏幕的百合花,我在车载音乐上播放了一首《花海》,才觉得应景。

的神奇,感慨一个清新宜人的景区居然离自己这么近,更感慨这个震撼的百合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设得尽善尽美。百合园的诞生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为了推动白泥井镇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政府鼓励、支持、引导企业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地理位置来大力发展旅游业。

我第一次被百合园吸引,是在某个短视频平台上。当我刷到从空中俯拍的百合园时,我在心中暗暗地说道:“我一定要去看看这片花海。”而不少游客与我一样,都是与百合园的短视频一见面,从而实地观赏。所以这也是达拉特旗本土旅游业与新媒体创作结合成功的个实例,借助新媒体,不费口舌,不欠大账,就超大地提高了景区的知名度,为之后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以及可借鉴的经验。

当我离开百合园时,身上还带着若有若无的花香,而留给我的更多的是,一些启迪,关于乡村振兴,关于创业与新媒体融合,关于温度与浪漫。

人们感慨花的美丽,感慨造物主

通往化肥厂的路修好了。是我最初脑子里柏油马路的样子。

开车的,沿着这条路走了一遍又一遍,脑子里关于儿时回忆的一篇一篇地闪过……

那时候,没有小区,人们都按片儿论。化肥厂片儿,糖厂片儿,纸厂片儿……每个片儿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风格。社会上说,化肥厂片儿的人是最敞的,没好人。呃……我就是化肥厂片儿的,应该属于化肥厂片儿老住户了。每个片儿住的人,住在这里,住在这里,住在这里。

化肥厂片儿的老住户对这条路应该都有极深的情感。它曾是连接了两条主街外极小的可以称之为小油路的马路,一度是繁荣的象征。那时化肥厂效益好,周围地方的农民种田都从那里拉肥,于是无论春夏秋冬,这条路上都排着拉肥的大汽车,从路口一直排到化肥厂门口。效益好,工人富,买卖就都找上门来,每到下班时,化肥厂门口小转盘边排满了卖东西的毛驴

达旗化肥厂那条小路

□方芳

车、四轮车。父亲回村,那时但凡来厂子门口买东西的,都会被工人们抢购一空。

就是因为车太多,所以这条小路不堪重负,变得坑坑洼洼。那时没有下水道,路两旁的住户将所有的生活用水都一股脑儿倒在路上;洗碗水、拖地水、泔水,甚至早上的尿盆。于是这条路呈现出夏天到处是水坑,冬天到处是冰坡的“盛况”。犹记得爷爷车来接我回家时,为什么?赶回家,要在别人转头发现是我时,赶紧赶紧站起来,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骑车赶路。

2005年,我开始在达一中上学,这条路成为了每天的必经之路,那时上学早,放学晚,没有公交,没有路灯,更没有什么车接送。几乎每天都是黑黑亮亮的感觉在陪着我,走着走着停下来,走着走着滑一下,于是走一次骂一次,走一次

祈祷一次,什么时候能把这条路修一修。大家说政府没钱,说化肥厂是万金舍不得出钱修的,说要是修好下辈子就能用了。没用下辈子,却是整整等了15年,等到早已搬家,早已拆迁,早已物是人非,早已不再念的它是否什么时候会修好。但是今天,当我发现它变成宽阔的柏油马路后,心里实在是激动的。

我想,是因为深藏在心里的回忆吧……人的记忆是很很,有时前年的事情能忘得干干净净,而有时多前年的事却一直留在心里。离开化肥厂那里的家已多年,大学时就已搬家,后来又嫁人,辗转住了好多处房子。但即使现在做梦,醒来后回忆,那个家,还像化肥厂的样子,从未离开过……

这段时间和学生门学写那篇《精神的三间小屋》,我想,我精神的那间小屋就是那座老屋,那条小路,那个片儿区……

生活百年,文章或许可以活得再久一点。更长久的还是愿力,心生动力,辗转于轮回间。

风很浪漫,花很温柔

西北地区的元素以凛冽著称,而在夏天,在达拉特旗白泥井镇,风拂过万千花海,卷挟着淡淡花香,用浪漫,席卷了我一整个心房。

的,感慨一个清新宜人的景区居然离自己这么近,更感慨这个震撼的百合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设得尽善尽美。百合园的诞生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为了推动白泥井镇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政府鼓励、支持、引导企业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地理位置来大力发展旅游业。

的神奇,感慨一个清新宜人的景区居然离自己这么近,更感慨这个震撼的百合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设得尽善尽美。百合园的诞生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为了推动白泥井镇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政府鼓励、支持、引导企业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地理位置来大力发展旅游业。

通往化肥厂的路修好了。是我最初脑子里柏油马路的样子。开车的,沿着这条路走了一遍又一遍,脑子里关于儿时回忆的一篇一篇地闪过……

祈祷一次,什么时候能把这条路修一修。大家说政府没钱,说化肥厂是万金舍不得出钱修的,说要是修好下辈子就能用了。没用下辈子,却是整整等了15年,等到早已搬家,早已拆迁,早已物是人非,早已不再念的它是否什么时候会修好。但是今天,当我发现它变成宽阔的柏油马路后,心里实在是激动的。

我想,是因为深藏在心里的回忆吧……人的记忆是很很,有时前年的事情能忘得干干净净,而有时多前年的事却一直留在心里。离开化肥厂那里的家已多年,大学时就已搬家,后来又嫁人,辗转住了好多处房子。但即使现在做梦,醒来后回忆,那个家,还像化肥厂的样子,从未离开过……